

道德真經取善集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悲三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王元澤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蘇子由曰反者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仰觀乎天四時之行歛藏於冬而蕃鮮於

春俯察乎地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  
時天地之道以及爲動故能長久人一受  
其成形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  
夫

弱者道之用

卷二

舒王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  
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踏我亦勝  
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  
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  
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  
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  
有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  
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反也弱  
非所以爲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

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  
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天下  
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

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如水至弱能攻堅強

○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

河上公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  
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皆從道生道無  
形故言生於無

呂吉甫曰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  
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

在於弱可知卷二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

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此章之意反本而靜則動不失已莊子所  
謂靜則動動則得矣是也用無不利則不  
爭而善勝經所謂弱勝強是也然則欲反

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註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  
至誠不息

李榮曰信道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  
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堅確  
乎不拔上士勤行也

上者至高之稱士者以道為事上士了悟  
聞斯妙道信道彌篤強行有志行與實相

相應若出若處若行若住常依實相不離  
真際念念增修心心不懈故曰勤行也問  
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上士何以聞之答  
曰耳聞其言心行其道真聞之也孔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

卷二

三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舒王曰中士者知道之爲美而不知所以  
爲道也知道之爲美故若存大音不入俚  
耳

李榮曰素絲不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

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也

中士可上可下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故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忘之也則不能勤而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耳若子夏出見紛華威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也

○ 下士聞道大笑之

○



王元澤曰道大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  
笑誠如下文云豈流俗所能觀乎

志琮曰下士聞於妙道無相無名不來不  
去非生非滅既不信從翻生違背所以拊  
掌大笑謂爲虛誕

下士受性下愚恣情多欲智不足與明識  
不足與知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盈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夫道無聲  
色滋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  
也遠矣聞恬惓寂漠虛無無爲之道則大

笑而非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羊祜曰下愚昏昧貴華賤實上道深奧虛無清遠不爲淺識所笑不足爲深遠之至蘇子由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

卷二

四

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

也哉

與俗同時與道乖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

建言有之

纂微曰建立也將立行道之言謂下文也  
舒王曰孔子嘗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  
彭蓋老子稱古之建言者古之人嘗有此  
三者之言故老子述之而已

明道若昧

御註若日明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

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王元澤曰大明若晦

志琮曰內有智慧為明外無炫耀為昧

進道若退

李榮曰聞道勤行是進大成若缺是退

呂吉甫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也以至於無  
為是之謂進道若退

夷道若類

李榮曰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  
也

唐明皇曰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靜，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類。

杜光庭曰：達士治身，內則夷坦，外示同塵，履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類也。

道則一致，物有萬殊。體道之士，內則夷坦，一定而不易，外應萬殊，隨物變動，故若類上德若谷。

御註：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谷虛而應，應而不竭。

陸佃曰至無以供其求至虛而應其感故曰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

李榮曰廉而不穢大白也混同於濁若辱也

陸佃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故曰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內懷清靜明白入素滌除玄覽而無疵大白也韜光晦迹混俗同塵處衆入之所惡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踈見遠遺略小節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志琮曰夫上德功濟十方莊嚴萬物德化

卷二

六

無窮名之爲廣雖云有德恒自若無德即無德故云不足。

建德若偷

唐明皇曰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潛修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車惠弼曰聖人建立衆德濟度羣生妙用  
潛流玄功密被不令人覺故云若偷

此二說偷竊之偷

蘇子由曰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  
偷情而實建也

王元澤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  
豈足以爲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情者其  
建大矣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此二說偷情之偷

質真若渝



王元澤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  
萬變從俗而其道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  
漢陰丈人子子然以真爲己任而別乎世  
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爲假修渾  
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蘇子由曰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

真者外若渝也

質性質也真淳一也渝色變也言道德行  
人質真淳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  
而和光

大方無隅

御註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李榮曰寰宇有象故有方也至道無形故無隅也

呂吉甫曰大方體之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

王元澤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御註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  
故晚成

陶弘景曰積德道成謂之大器非日可就  
故曰晚成

陸佃曰其行身也徐而不廢故曰大器晚  
成

大器者法身之器也法身大器積功而證  
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莊子曰美成在久

大音希聲

御註動之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  
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官而商矣分則  
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志琮曰希聲者猶無聲也夫聖人一音說  
法遍滿十方發世墊闕蒙導凡誘俗雖復教  
滿十方即言恒寂教即無教言即無言以  
此之義名曰希聲

疏曰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  
也

大象無形

鍾會曰無象不應謂之大象既無體狀豈有形容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象既無象豈有形狀  
道隱無名

纂微曰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真所謂滅跡匿端也

呂吉甫曰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相反者以道

隱於無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故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顧歡曰先與後得謂之貸物得成道謂之  
成成之則歸道道得之也

志琮曰今凡夫之生是道以生貸汝汝應  
悟生復歸於道何乃執生為生而不反本  
邪

舒王曰善貸者萬物資而不匱是也然復  
歸於所自生故曰且成

此章言道深微妙隱奧難見自明道至於

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上士悟之特然勤行下士聞之所以大笑誠如篇中所云豈流俗所能識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陸佃曰道生一太極也一生二陰陽也二生三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故曰三生萬物

李榮曰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二生三運  
二氣構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  
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谷神子曰大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  
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爲天濁重爲地沖  
和之氣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上公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



就日

冲氣以爲和

陸佃曰道家謂之冲氣醫家謂之胃氣有陰有陽然後胃氣生於其中

負背也抱向也冲中也凡幽而不測者陰

卷二

+

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向於明然萬物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必有陰陽之中以和之然後物生莊子至陽赫赫至陰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纂微曰夫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惡嫌也獨大人君子之所以自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爲和也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王公居尊極之位取人之所惡以自名者處謙卑法柔弱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李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日新益也無德處貴為自益也才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

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

卷二

十一

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為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易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舒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能損者乃所以為益唯其虧盈故其益者乃

所以爲損然則王公所稱乃所以致益而  
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河上公曰衆人所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  
言我教衆人去強爲弱去剛爲柔

人之所以教人者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

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  
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爲天  
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

死也

嚴仙曰強秦以專制而失大漢以和順而  
昌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  
得長存

字說曰屋梁兩端乘實如之物之强者莫  
如梁所謂強梁者如梁之強人之强者死  
之徒也子路好勇不得其死羿善射彘盪  
舟俱不得其死然是皆失柔弱之義也

吾將以爲教父

李榮曰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

榮以守勝尊已以凌人強梁也違科犯法  
不盡天年中道而天不得其死也物皆合  
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  
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  
演柔弱之法也

卷二

十三

此章言道生一氣一氣生陰陽陰陽生冲  
氣物得冲氣以爲和冲和之氣柔弱之義  
王公法柔弱以孤寡爲稱是損之而益也  
衆人好強梁而不得其死是益之而損也  
大聖辯此以爲教父信其然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李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銷金穿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茲固執言人若鑿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於人我經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水至柔故幾於道而況無形至柔之道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柔之所

以勝剛也馳騁猶貫穿縱任也經曰天下  
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

無有入於無間

河上公曰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  
入無間通於神明濟於羣生

居二

十三

嚴遵曰有形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  
無間入無竅俯仰之頃經數千里

無有者神也神之所爲利用出入莫見其  
迹透金貫石入於無間神舍於心心氣乎  
神虛心以存神存神以索至直而推之曲



而任之四方上下隨其所寓往來無窮周  
流乎太虛上際下蟠六通四闢無入而不  
自得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御註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空只寓  
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  
以爲有益也

王弼曰柔弱虛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  
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有  
益也

李榮曰道無形物得生聖無為人得化此  
乃無爲之益也

柔者道之本無者道之用至柔無有者道  
也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是以知無爲之道  
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不虧  
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實無爲而萬  
物化故及之者希

顧歡曰法道不言而風俗自移故言不言

之教法道無爲而人物自化故言無爲之益

此章言法道之柔弱虛無以不言行教無爲化民天下及此道者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卷二

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夫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

為殉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  
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李榮曰身形是成道之本故為親名聞是  
虛假之法故為踈世人不能為身以損名  
只為名以損身

王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踈貪貨無感其  
身必少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  
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  
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

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名虛名也貨財貨也身為成道之本豈不親於名而多於貨乎名顯身危蒙莊固辭楚相寧為曳尾之龜天師不就大夫願學

軒轅之道是知身親而名疏也

得與亡孰病

纂微曰此釋上兩句也夫虛名浮利得之手輕羽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孰者為病

李榮曰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  
為忠孝及為修至道而弱喪者不返遂欲  
者失真為名以煞身因財而害已迷淪者  
衆聖人詳問為得名貨與亡身者誰為病  
矣

呂吉甫曰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  
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  
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  
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  
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唐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劉進喜曰貪欲無厭謂之甚愛欲甚喪身故云大費

呂吉甫曰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唐明皇曰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邇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卷二

十六

李榮曰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不非理以規財無危殆也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殆治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長久

呂吉甫曰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



已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  
殆則可以長久

此章之意欲學長生久視當先絕利忘名  
若名利不除身心俱役不唯有妨於道久  
必於身爲患是以古之得道者不邇聲名  
不殖貨利雖三旌之位萬鍾之祿棄之若  
弊屣視之如浮雲或樂簞瓢或居園堵國  
卿不能識天子不得臣林宿巖居松冷澗  
飲豈以蝸蠅之浮幻害性命之至真此最  
爲學道之至戒修身之要務故引古爲證

欲修真之士脫此韃鎖而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  
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

卷二

十七

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  
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爲聖之時

河上公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  
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心如是則無弊  
盡之時

纂微曰缺破也弊困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穢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其完全而無困敗之弊也

功成者虧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名成者壞無爲名尸其名不去至人觀成壞之相因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其道大成而常若缺也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爲五帝之盛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爲萬世之師其用愈久愈新豈有弊耶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註充塞無外瞻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威德容貌若愚

呂吉甫曰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

羅什曰智無不積爲滿空而能正曰沖言大滿之人能忘其滿雖滿若虛虛則不竭用能如此則無窮極

月盈則虧志滿則損至人知盈虛之有數  
雖盈而常若沖也

大直若屈

王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己故若屈

羅什曰理正無邪曰直隨物曲成爲屈

身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大直者屈身以伸

道也柳下惠直道三黜而不去

大巧若拙

蘇子由曰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之自然雖拙而巧

劉進喜曰匠成萬物鑪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曰拙也

大巧在所不爲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作無巧功賦物之形方圓曲直不觀其妙故若拙刻彫衆形而不爲巧非其驗乎有如梓慶之削鐻非若宋人之刻楮

### 大辯若訥

御註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 羅什曰智無不周爲大辯非法不說故稱

訥

蘇子由曰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  
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呂吉甫曰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

卷二

十九

所不能免也而一躁焉可以勝寒一靜焉  
可以勝熱一時之躁靜猶可勝天地之所  
行況夫體無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安往  
而不勝哉

此章之義先言諸大終之以清靜爲天下

正老君言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悟道之人  
必靜必清唯見於空乃能如上諸大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註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  
爭糞其田疇而已

有道者謂人主有道也却者去也走馬者  
馳走之馬也糞者糞田也言有道之君臨  
莅天下少欲知足無求於外兵甲不用偃  
武修文無戰逐之事唯本業之修故却去



馳走之馬以治農田治身者意馬不馳丹

田自實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溫公曰貪欲無厭舍內競外

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戰伐不止故兵

戎之馬寄生於郊境之上久不得還也邑  
外曰郊躁競之夫不能少欲知足遂使坐  
騁走馬奔馳聲色之郊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

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唐明皇曰心見可欲爲罪大矣

張君相曰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然境能適心是起罪之緣緣境不止必獲大罪

卷二

二十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平爲福有餘爲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王元澤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

不知性分之至足而貪求外物則使遭濁

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禍莫大於茲矣

答莫大於欲得

大益曰得中求取而又得又不厭得中故更欲得心既無涯必招大咎此言無道之徒縱性任情殃咎斯至積惡不已存亡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誤祖先咎也

纂微曰咎殃咎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

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  
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  
令初犯其非名之爲罪道家悔過經曰初  
犯爲罪亦名爲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  
百爲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  
爲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君子  
之所爲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所欲必令皆得欲而  
得之人所咎也自取戾曰罪違神而爲禍  
違人而爲咎由可欲至於不知足不知足

則欲得也有罪則有禍有禍則有咎咎則  
獲戾於衆人也罪莫大於禍禍莫大於咎  
此次序之然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

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  
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  
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舒王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  
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

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  
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王元澤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  
此章言以道莅天下者內自知足外無貪  
求故絕爭戰之事無殃咎之禍修身者少  
欲知足意馬不馳丹田自守乃為有道之  
士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悲三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車惠弼曰行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俗

未役思於攀緣以真炤偽事無不悉也

陸佃曰夫萬物皆備於我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反身求之而不誘於外則人之道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之道可以不窺牖而見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道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心與道合以道觀天下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以心見天道無高之不至故無待於窺牖楊子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蔡子晃曰明無道者不能察已知人馳心逐境雖復出戶遠遊境界窺牖瞻望星辰



其於知見甚爲寡少以其捨己而求於外也

呂吉甫曰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王元澤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御註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以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是謂不爲而成

卷三

二

其知如神察於人倫堯舜知天下可知矣則天之大與天之合堯舜見天道可知矣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故曰不爲而成此章主道而言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人雖異其道相通

聖人以心合道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  
天道雖遠可不窺牖而見不行而知不見  
而名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御註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  
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  
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  
而萬事銷忘故曰損遠伯王所以行年六  
十而六十化

修真之人始乎務學以爲士終乎得道以爲聖方務學以窮理物物而求通故曰益矣爲道盡性而極乎至虛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先言爲學者若不學則見善不明信道不篤無以致道既致道當絕學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則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後言爲道日損也故曰始乎務學以致道終乎得道以絕學乃爲全真之士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成玄英曰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道之士  
又滯無爲雖復淺深不同而二俱有患今  
欲祛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旣而前損損  
有欲後損損無爲學道二偏雙遣非有非  
無一中斯契

舒王曰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  
損以至於無爲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  
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  
又損以至於無爲

○ 呂吉甫曰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

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

羅什曰損之者無麤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

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於無爲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王弼曰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

呂吉甫曰無者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

爲學者日益其所無爲道者日損其所有損之者損其所有也尚有所損之心至於又損兼忘此心故無爲也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卷三

四

取天下常以無事

劉仲平曰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無爲而治治至於此百姓皆謂

我自然矣自非無事以取天下曾何足以  
及此

無事者道之真聖人體道之真天下歸懷  
此無事所以取天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  
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



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唐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首言爲學者將以致道也致道忘心

悲三

五

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事無爲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真此所以取天下也西昇經云無爲無事國實民富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情因民而已此之謂百姓爲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劉進喜曰百姓者衆人之總稱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爲心既無心應亦無不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註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  
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  
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  
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  
是謂全德之人

王元澤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  
公於大道則雖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  
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  
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  
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故萬法雖

○  
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私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衆人也

聖人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渾其心

忠三

六

御註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已則惴惴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誕信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蔡子晃曰以無分別之教混有分別之心

衆生既有善不善有信不信有分別二見

聖人皆善皆信究竟玄同故云渾

王元澤曰慄慄者恐懼之意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王元澤曰仰而法之無知之民動皆非理

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其志氣而無忿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心故忘善惡齊誕信及其在天下慄慄然不敢易也至於爲天

下則渾然而已百姓仰而法之唯聖人之  
視聽聖人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信  
者亦善信之此孩之也非體道無心者其  
孰能如是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卷三

七

出生入死

蔡子晃曰夫衆生失無爲之靜本造有爲  
之穢業出沒隱顯生死輪迴所以從無適  
有名曰出生自有歸無名爲入死也

呂吉甫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

死相爲出入而已

陸佃曰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視於采色耳不

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

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

徑動靜儵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

趣死者反於此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

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

○

○

矣與河公說同

唐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爾陸佃曰主出而陽者生之徒也主人而陰者死之徒也主出而至於求學出死以羨久生者出之甚也主人而求學入滅以樂久死者入之甚也此兩者十之中有三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王元澤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殉道而爲道術或殉



欲而爲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於死生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衆人是也矜生太厚以養傷生故動之死地如此之輩亦十中

有三爾其能出是三者則不死不生也

卷三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而存生過厚爾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

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  
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溫公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  
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  
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  
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經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蓋聞善攝生者

河上公曰攝養也

纂微曰老氏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  
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  
善攝生者爾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

卷三

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

九

成玄英曰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攝生無  
生則害不能害既內無三毒則外三毒不  
傷是以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也  
何者夫虎主嗔兕主癡兵主貪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舒王曰惟善攝生者則能無我無我則不害於物而物亦不能害之矣

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王元澤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

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礎不能創  
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  
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  
曰降此一等便爲死生所有攝生必至於  
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  
其至矣

溫公曰兕虎以喻強暴處強暴之間而不  
見害者以其柔弱不爭故也

羅什曰地猶生也以其攝生無生故三毒  
不能傷害

此章言生死之道以十言之各具三焉惟善攝生之人道通於一出此三類雖虎兇刀兵亦不敢傷害故言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卷三

十

御註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呂吉甫曰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

其爲物則特形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  
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羽毛者  
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  
不幼壯老死皆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  
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神德布氣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  
之形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呂吉甫曰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  
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未卑本貴而

未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降純精而生物之性  
德者物之所得也舍和氣而養物之形道  
生物而爲父則道尊而物卑尊故能勝物  
而小之莊子所謂真君是也德畜物而爲  
母則德貴而物賤故物莫能賤之莊子所  
謂真宰是也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  
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唐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



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王元澤曰命於天則爲天子命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唯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育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御註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與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

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磨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

纂微曰上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不言德者以道之一氣無不貫穿而略其德之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大道之元功也肖翹蠕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生則兆於動出爲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統一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制之巧非德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卷三

十二

纂微曰此都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庶類載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唐明皇曰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言道用同人

此章言道德生畜萬物萬物尊貴道德道至尊德至貴孰能爵之常自然而已然散而言之則有道德之異合而言之皆出於道故以玄德終焉是以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呂吉甫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

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  
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爲天  
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  
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  
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

卷二

十三

始者道也道爲天下萬物母也始與母皆  
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  
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

通於道者衆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王元澤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爲之母物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上公曰既知天下萬物之理當復守道

反無爲

沒身不殆

王元澤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反則妄作爲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

既知其子復當守道素智慧反無知以自

保故終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河上公曰兌目也使目不妄視門口也使

口不妄言

呂吉甫曰此則守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

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

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

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

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

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

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  
開其允濟其事終身不救

舒王曰沒者存之對終者始之對以事對  
門者閉其門則事之不入可知矣濟其事  
則門之不閉可知矣

卷三

十四

裴處恩曰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  
心神內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見小曰明

纂微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若知  
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見微小則



事不能昏可謂明矣

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小者  
道之微見道之微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守柔曰強

張君相曰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

呂吉甫曰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勝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  
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  
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

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河上公曰用其光於外復當反其光明於  
內無使精神泄也

無遺身歿是謂襲常

御註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

卷三

十五

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  
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  
外禍是自與身殃

迴光反照內視存神不為漏失則終身不

至於有殃咎是謂密合常久之道此章主  
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  
塞兌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  
反照皆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  
咎是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陸佃曰夫道以無欲守以無知行故曰使  
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蓋有知  
者於內不能無所矜於外不能無所徇是

以動而有所畏

介者小而辨於物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有大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也施爲盛於外則根本虛於內矣故行於大道者纖慮不萌萬緣俱息不容有介然之知矣齧缺問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陸佃曰不由道路取疾而行謂之徑

夷平易也徑邪不平正也迷民捨大道而

弗由好邪徑而求捷欲速以邀近功用知  
求道而去道也遠又豈知大道以不知而  
知則夷之甚者也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  
好徑而不知所內也澹臺滅明者行不由  
徑是行於大道也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卷三

十六

朝甚除

顧歡曰除修也好徑之人唯以修朝爲善  
也

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  
也

田甚蕪

河上公曰高臺榭宮室修農事廢不耕治而失時也

顧歡曰草長曰蕪蕪荒廢也夫峻宇彫墻窮侈極麗則人力凋盡田蕪荒廢內明徇名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蕪廢也

田萊多荒詩所以刺幽王也

倉甚虛

舒王曰朝甚除治也其田反至於蕪其倉反至於虛倉本也今乃蕪虛是由人棄大

道而趨邪徑也

王元澤曰田事治谷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爲一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卷三

七

服文彩

河上公曰好飾僞貴外華

青赤爲文色絲爲采

帶利劍

成玄英曰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鏃鉞

以衛其命

厭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曰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  
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  
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  
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  
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  
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  
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  
強而競鬪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



飲食常厭飲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  
飽忘民事矣觀財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  
則知國君好聚歛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唐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飲足也聚  
歛積實饒珍異

王元澤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  
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是謂盜誇非盜也哉

羅什曰取非其有曰盜貴己之能曰誇  
盜者陰取於人而畏人知如上七事皆徇  
末忘本取非其有仍不自隱密誇大於人  
是謂盜誇既矜豈能持久故曰非道此章  
言行於大道者不可介然有知若小有所  
卷三  
知則施為盛於外根本虛於內是棄大道  
而趨邪徑也大道者本也末盛則本衰下  
文皆以末傷本而施之過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